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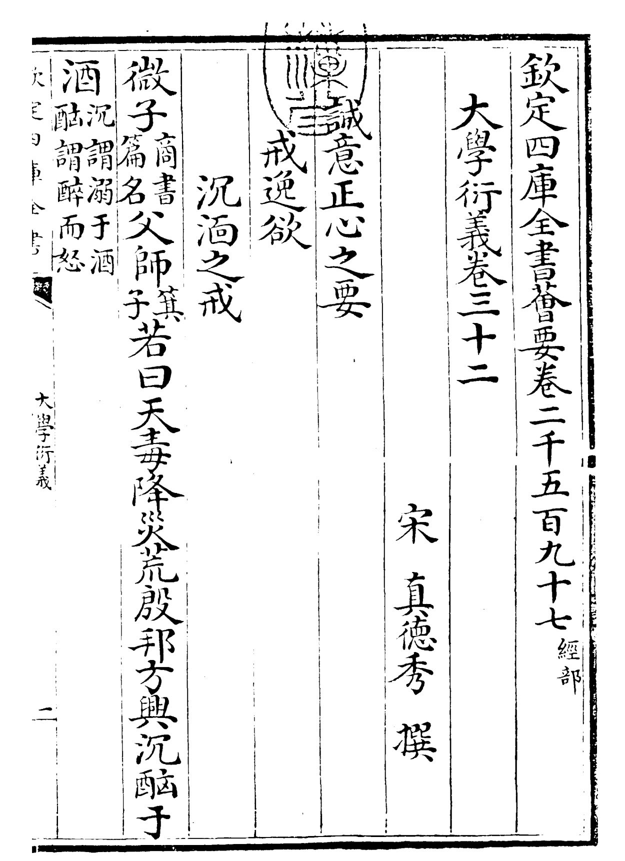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九十七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沈湎之戒

微子商書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沈謂溺于酒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為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慝所自生未

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毖

謹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幸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也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

廸畏天顯小民 廸蹈也 經德秉哲 經常也秉執也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 帝乙商之後王 成王畏相 成就也 惟御事厥棐有恭 御事治事也 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矧況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尹人者師尹也祗敬也辟君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後王謂商紂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易改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誕大也泆蕩也 用燕喪威儀 燕謂飲宴喪亡也 民罔不盡

傷心也蠱毒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也罹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敎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於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兹

酒言文王之告敎諸侯而下至於治事之臣朝夕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爲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爲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王既敎羣下勿常于酒又敎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

以德自持則無酣醟音泳之過所謂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廸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益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聽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

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酗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爲康叔戒益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内外大小之臣無敢湎于酒者不惟禀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

爲不敢猶見勉强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祇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興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

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狠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

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也既愆爾止止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為而為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溫

克克勝也彼昬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昬然而不知者則壹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也媟狎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其三章曰賔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云反反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賔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讙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傞傞傞傞不止也臣謂傞傞者蹉跌之狀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維其令儀令善也五

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毋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章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怭怭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

則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譏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爲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爲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爕之説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

俾臨視廵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昬迷大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為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

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必知其非而口不可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其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

呂祖謙謂褻於此章雖多牽强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篇名）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恭）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爲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

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葢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爲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

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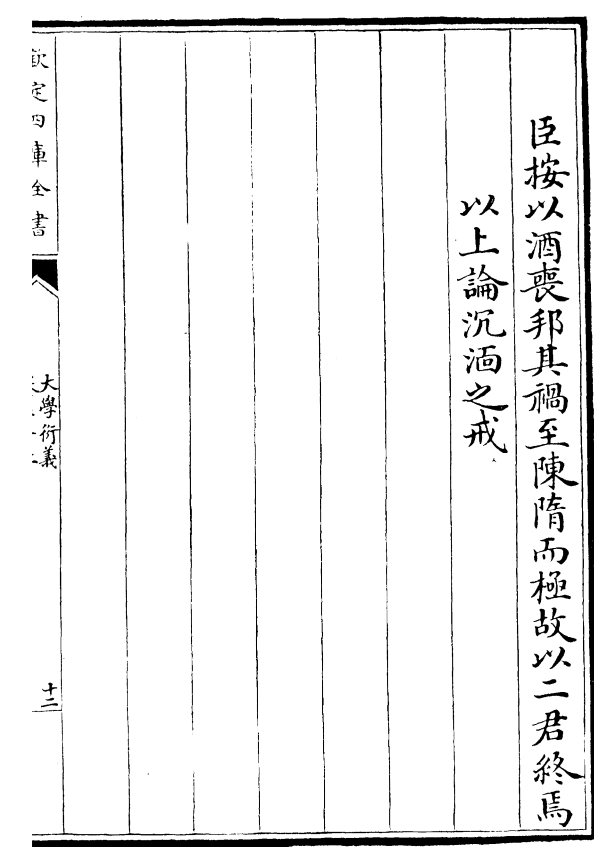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沉湎妨政權移外家至于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之爲君非能剛果必爲者也其覆杯之舉則于聽言改過而略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于江左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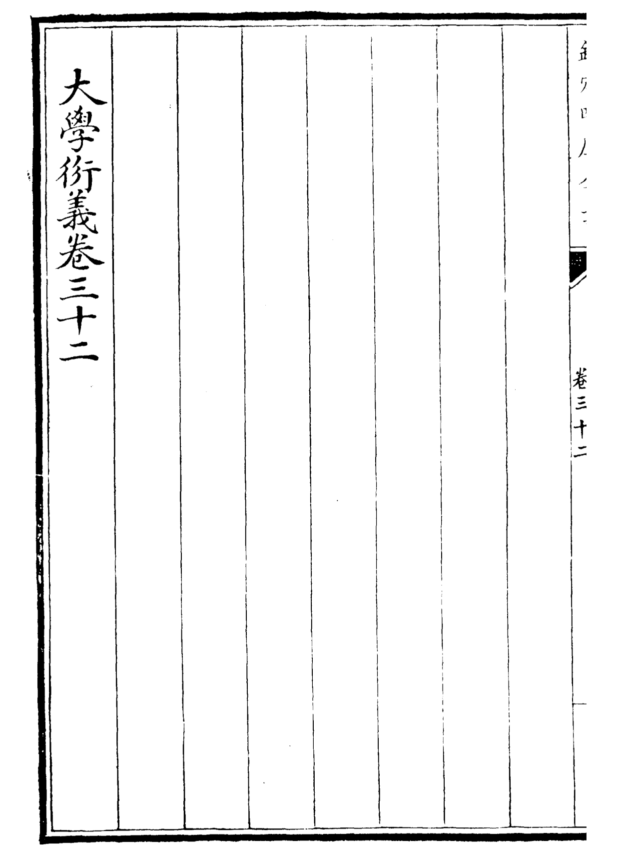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爲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帝與蕭后及幸姬歴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爲宇文化及所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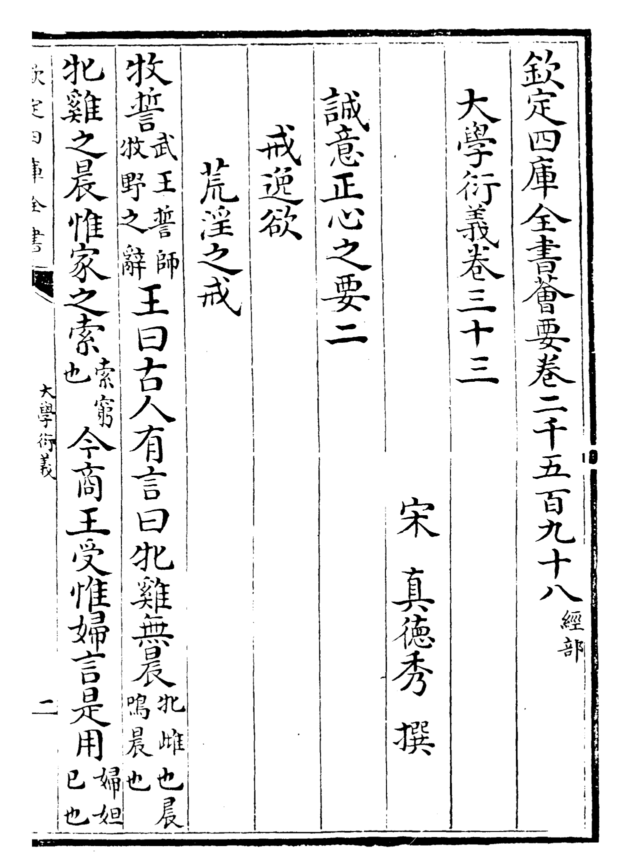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九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逆欲

荒淫之戒

牧誓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肆陳也答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

之

詩谷風邶風篇名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俗風之詩作

靜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衛宣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篇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上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夫人

即宣姜也

桑中同上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定之方中同上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氓衛風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静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乗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

次第葢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謂其爲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

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況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

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廸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爲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

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兆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

卜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

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

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

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

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

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

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内故以比言之無

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内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爲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産如晉問疾子産鄭大夫名僑　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　子産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猶羸也心不爽爽明也　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爲之法度　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内官謂嬪御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　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姬晉姓也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四姬有省猶可省減也　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傅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為能以此自任故無

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産之所謂四時何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

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況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内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己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門切

限也千結反沓冒其限也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横木往往爲黄金釭音工函

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宫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

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

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

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

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

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倉琅根宫門銅鍰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穠粹見者嗟賞獨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宫嬪也爲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通鑑周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檿弧箕服之祥國語語雖近恠然藍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説近是故併附焉

唐元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壽王瑁元宗子也武恵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

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元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輙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册貴妃三妹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勅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

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治瑑金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爲怪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劒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爲

兒令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修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宗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

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元宗親平其亂可以爲
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
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
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
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
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
鉷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

以供宫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踈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劒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勑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禄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猶憚斃其死也自非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

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鉥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絶載弅祿兒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兵塵暗宫闕矣色之為禍慘於鏌鎁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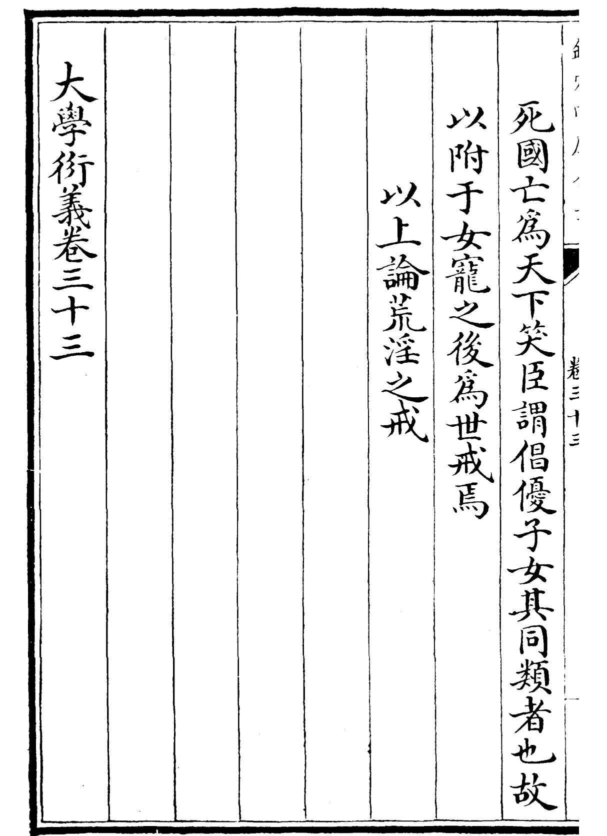
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彦瓊

郭門高爲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

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葢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叔王温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踏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髙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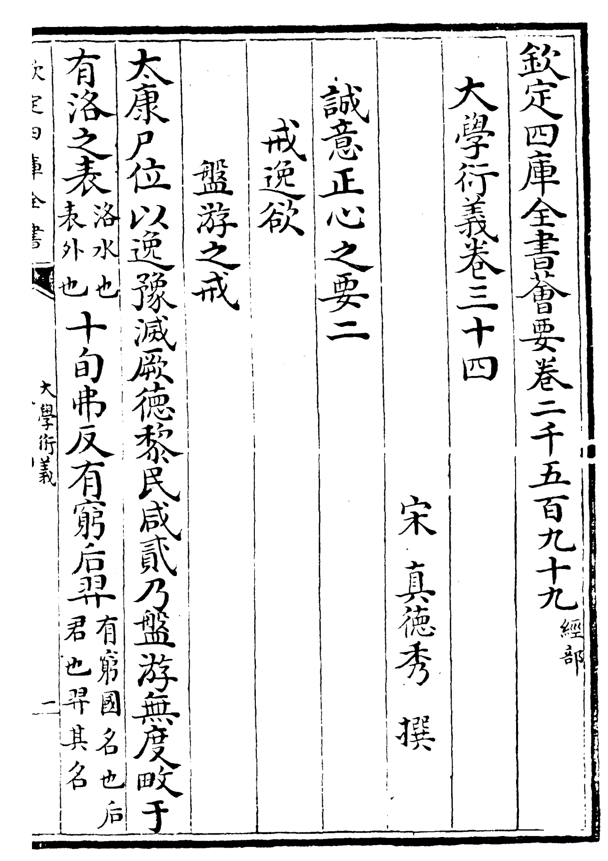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十數伶人困之而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以附于女寵之後爲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



大學衍義卷三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

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冒貪也）亡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牝鹿）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

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艸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為浞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

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彄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用謂軍國之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爲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者在前還則

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邪放至也琅邪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

民乃作慝慝怨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亡反謂之連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爲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曰太師樂官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也畜止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爲游觀計爾而晏子乃廸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李林甫之于明皇是

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八駿幾

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盖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

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枝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謂馬銜橛車鉤心也馬銜或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絫千金絫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
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八九月

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

武靈王僞爲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爲人雖云
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
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爲
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
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
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
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

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于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發發飄風貌)匪車揭兮(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制心兮(⿱制心古怛字)

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名留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控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

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橜之間哉（銜馬銜也 橜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臧謂五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巔趺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懍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

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爲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爲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戒逸欲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

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閒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爲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新

延廐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贏者也詘謂力不足贏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

爲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哉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廐築一臺必書之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

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爲之示異諸侯爲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

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引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爲臺榭將以敎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之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引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

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溪靈王

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烱監與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庭小吾聞周文王都

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

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

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

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二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托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爲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爲之賦曰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緑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横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宫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閒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有不便輙弛以利民甞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

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宫賤

玳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衍亦戰反）憎闇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辠于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

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乗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葢凡物皆天産也暴而殄之則獲罪于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况于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而虚杼軸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民安得而不

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也夫靡麗珍竒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發卒修洛陽宫以備廵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

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工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

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即爲之罷役賜元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元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諱己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元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二年已遣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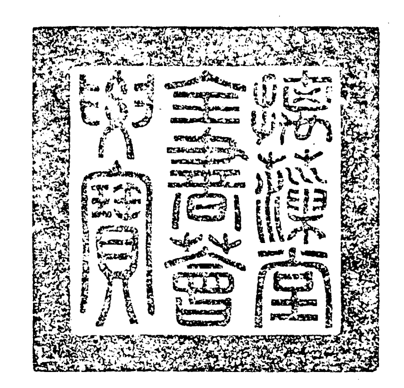
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内多珠翠奇寳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于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爲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

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沈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沈湎意有所向即爲欲矣葢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沈溺之漸也程顥告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顥之言真格心之要惟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三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魏綿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五至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 經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葢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于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于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

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户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葢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于影響其可不謹乎戓謂居室出言人誰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

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

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脩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為嘉也白圭至寳茍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為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茍矣欲其不茍且也言出于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于往此武公所以嚴于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

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為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寛仁恭儉之德為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于制詔者爛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葢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夷夏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

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為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道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于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緇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

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葢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

勝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敝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虚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茍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茍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録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纍世之患或椎輪於跬音犬蘂反半步也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正威儀

成王命名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于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

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葢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覩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微之察也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讜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止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謂）鮮不為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覩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楚公子圍）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謹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簒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

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内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音蜃祭肉於社不敬肅恭也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葢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音癡廉反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

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

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暴慢謂容貌之麤暴慢易也正顔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俗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

持敬之有素也正顔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髙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静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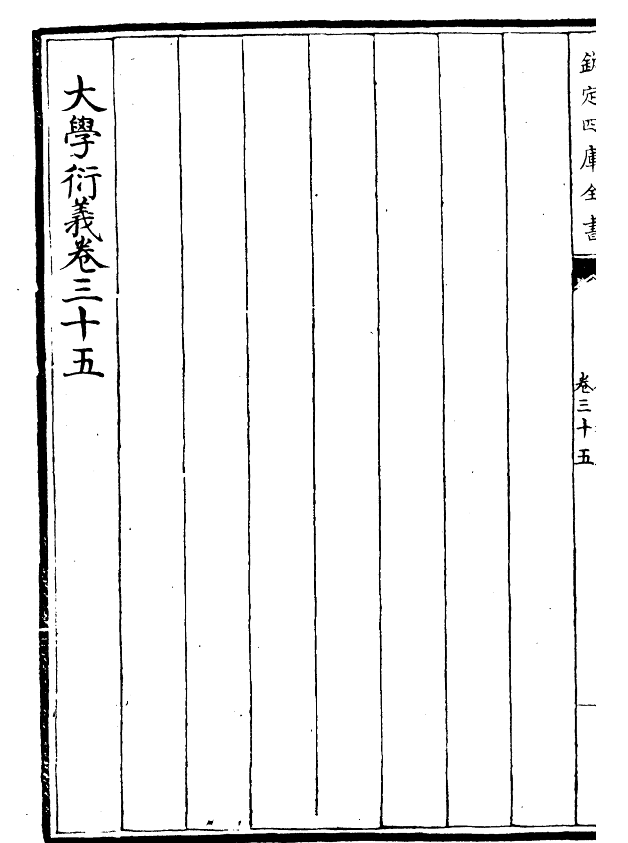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為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葢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大學衍義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